

青岛青年作家丛书

# 心灵的和声

北京出版社

· 散文卷 ·

# 心 灵 的 和 声

丁国强 著

北京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50 丛书-2(青岛青年作家丛书)/青岛市作家协会主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0

ISBN 7-200-03949-7

I. 50… II. 青…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山东-青岛市  
IV. I 218.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185 号

## 心灵的和声

丁国强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公司排版

青岛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50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0-03949-7  
I·602 定价:12.80 元

## 序

周海波

罗曼·罗兰在他的《米开朗基罗传》中说：“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不被人爱；他在周围造成了一片空虚。”我不知道处在县城一隅的国强，是否如米开朗基罗那样地孤独，那样地恨人又爱人。我知道当他混迹于某些场合时，孤独会暂时离他而去，他学会了应付一些不该应付的事情；但我更知道他在喧闹中保持着自己的一块园地，努力让自己的思想浸泡在思想的阳光里或者思考的大泽里。正是这样，越是处在喧哗中，国强可能越加感到孤独，越是更多次地参加某些喧闹，他会越加努力地把自己拉回到孤独的境地，在极为矛盾的状态下，保持着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孤独。

当我断断续续地读着集子里的一些篇章，读着他在一些报刊上发表的作品时，我又产生了另一种感想，其实国强是很不甘于寂寞的啊！他在孤独中努力挣扎着，保持着思想的活跃和阅读的灵动，积极追寻着思想界、文学界、读书界的最新信息，表达着自己最想说的话，试图让人们听到自己更多的声音。我想，国强可能敏感

到自己处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的某种危机感，担心喧闹的生活吞没自己的思想，担心地处县城而听不到时代声响，担心自己会被朋友们忘掉。因此，他要努力表现，积极写作，让自己的文章出现在尽可能多的报刊上，让自己的声音从县城的某一个角落飞到尽可能远的地方；他以自己的方式抗争着喧闹的世界，排遣着现实的和内心的寂寞与孤独。他为此付出了太多太多，甚至进入到写作的疯狂状态，让他的朋友们感到欣慰，也感到吃惊。

正是这样，国强一直保持着思想的敏锐，以迅捷而具灵性的文字对时代的话题做出最感的反应，通过文字的叙述，努力追求“一种内在的纯洁”，在对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中，进行着激情中的言说。但我想，国强并不是“无缘无故地陷入沉思”，他恰恰是因为生活在基层，对人生世事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将自己的思绪沉入现实的底层，进而提升精神，在“做梦或飞翔”中完成一种言说方式。

但，我已真切感受到，这是激情火花的四溅，是生命样式的另一种呈现，是“灵魂生活的光亮”，是思考的痛苦，写作的快乐，是将学术话题作为随笔的材料，也是把非学术性的材料当做学术来看待，无意间造成了话题与写作方式的强烈反差，产生了独特而难得的笔墨效果。如果把这些作品看作“思想性话语的日常化表述”，也正可以看到作者在这其中的某种追求及其人生态度，看到一位勤奋的书生“鸡窗夜静开书卷”后，对“心灵事件的叙述与阐释”。当然，思想发出的声音所构成的文本世界是清晰的、鲜明的，也有着一种“思前想后的乐趣。”

所言随感，勉为之序。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于青岛大学

## 目 录

序：周海波

一、无缘无故地陷入沉思

- |    |           |
|----|-----------|
| 3  | 一种内在的纯洁   |
| 8  | 真诚或者欺骗    |
| 13 | 把孩子带出教堂   |
| 17 | 缥缈的光辉     |
| 20 | 在盛情后面     |
| 23 | 无望中的希望    |
| 27 | 你是火焰      |
| 30 | 告别王小波     |
| 33 | 机长请大家留遗言  |
| 36 | 坑灰未冷心犹热   |
| 39 | 死亡的个性     |
| 42 | 对逝者的关怀    |
| 46 | 对病人的人文关怀  |
| 49 | 按照惯性做梦或飞翔 |
| 52 | 重演与伤痕     |

- 56 消极自由  
59 无缘无故地陷入沉思

## 二、在激情中言说

- 65 批评的误区  
74 批评的资格  
78 文化流氓  
81 心不在焉的现场写作  
84 批评恐惧症  
88 暧昧与偏激  
92 王朔跟谁过不去  
95 谁比王朔脸皮更厚  
99 你为什么偷生  
103 在师生的相互吹捧之间  
107 在激情中言说  
111 舌头怎样才能扎根大地  
115 在俗与不俗之间  
118 摹仿鲁迅  
123 你在骂谁  
127 张炜与《聊斋志异》  
130 平民作家  
134 谁的悲哀  
138 热爱鲁迅的人们

## 三、灵魂生活的光亮

- 145 灵魂生活的光亮  
149 回到语言的故乡  
152 诗人的胎记

---

|     |             |
|-----|-------------|
| 156 | 鸡窗夜静开书卷     |
| 159 | 思前想后的乐趣     |
| 163 | 重读李泽厚的两本书   |
| 166 | 与金克木闲谈      |
| 169 | 讲道理的方式      |
| 173 | 徐迟的《瓦尔登湖》情结 |
| 177 | 在鲚直后面       |
| 181 | 品味历史        |
| 185 | 心灵事件的叙述与阐释  |
| 188 | 生活还缺点什么     |
| 191 | 心灵的和声       |
| 195 | 后记          |



## **一、无缘无故地陷入沉思**



## 一种内在的纯洁

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是一本心灵史。虽然他所披露的史实让人震惊,但是,他无意去声辩或澄清。历史源于记忆,记忆来自日常生活。爱伦堡说:“我不分析时代,不思考巨大的历史画面,只描写日常生活以及我自己和朋友们(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心态。”爱伦堡的叙述遵循的是心灵的节奏。作为精神灾难的幸存者,他的思考和感慨具有不可替代性。回忆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资本或者包袱。痛苦而复杂的经历说出来常常变了味道。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遮蔽。但是,对目击者来说,回忆与发言是一种义务。爱伦堡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一责任。历史是在不断加工改造中形成的,所以许多人把历史等同于传奇故事。叙述只是个技巧问题,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操作。爱伦堡发出这样的疑问:“也许,历史就是一位小说家?”我们对历史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一种猎奇心理和休闲心态。许多记忆中的空白被绘声绘色的叙述弥补了,我们陶醉在叙述者的精心虚构中。

爱伦堡不肯充当这样的叙述者,沉重的东西压在心头,使他无法放弃真实的自我。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一书的开头就声明:“我不准备有条理地叙述过去”。他企图尝试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打破历史的顺序,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来叙述。没有太多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保持个性有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爱伦堡的回忆是借助于对诗人的怀念实现的。诗人是精神叛徒，他们从不循规蹈矩，以诗人的视角观察时代，会常常被一些深层的东西所困扰。在《人·岁月·生活》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句子：“在光辉夺目的1905年以后出现了混乱时代：所有的人都都在探索着什么，热烈地展开争论，激动不安，而在这一切的后面可以感觉到一种倦怠、失望和空虚”。爱伦堡对历史的理解没有停留在具体事件上，他更关注的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和一种普遍的情绪。回过头来看那些蕴藏在时代深处的暗流，有些选择显然是错误的，但迷惘与痛苦却是不能越过的。爱伦堡对苦难并不持拒绝的态度，他在少年时代就认为监狱是一个人成熟的毕业证书。在一个平静的时代度过一生是单调的，这样的生活是平庸的，缺乏激情和想象力。爱伦堡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和一只更为沉重的皮箱开始他的流亡生活。在异国的城市里，在冷漠的面孔中，生存是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当他在巴黎街头花两个苏比买热板栗填肚子的时候，他依然牵挂着俄国的命运。

爱伦堡所独具的诗人气质使这本回忆录富有一种精神力量。他以诗人的方式来与时代对话，他坚信诗可以表达散文所不能表达的东西。艺术与幸福有着深刻的联系，尽管诗人的幻想不能对于应对生活中的不幸益处不大。爱伦堡在回忆阿·托尔斯泰时提出了这样一个悖论：“一个人苦苦想做的事往往正是他力不胜任的”。失败是命中注定的，无论付出多大努力。这既是一件无奈的事情，又是一种心甘情愿的结局，正如中国知青文学所标榜的“青春无悔”一样。对待苦难的方式有很多，但在回忆者那里，苦难永远都是激情的源泉。这种激情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稀有物质。在一个逢场作戏的时代，不善于讲究生存策略的人会时常面临困境。当生存陷入窘迫的时候，连诗人都不得不思量：“艺术目前是否需要”。但是，我们可以不写诗，不抒情，不放声歌唱，却不能失去诗人的本性。爱伦堡将它称为“天真”，他说：“当我说‘天真’这个词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到幼稚、天生的平庸或故作粗俗；我把天真理解为一种新颖的感受能力，一种直感，一种内在的纯洁。”这种“天真”是消除了功利心之后的纯净。

爱伦堡的叙述是诗化的，我们从字里行间看不出有什么明确的意图。爱伦堡没有以智者自诩，他多次表白：“我不会思想”。以理性的态度面对历史只能是以后的事情，对于经历者来说，一切都在体验中。爱伦堡对人性的思考和拷问是通过他诗人般的敏感实现的，他没有受战报上那些堂而皇之的理由所迷惑，他的感觉使他与现实保持距离，他如饥似渴地听休假士兵的叙述，因为这要比读满纸谎言的报纸有意义得多。爱伦堡平静地说：“我感到有一股尸臭味——战争开始腐烂了”。还有比这更加有力的诅咒吗？爱伦堡对于战争给人带来的荒谬感的体验是真切的，他发现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痉挛、在铁丝网前垂死挣扎的士兵大部分是好人，真诚地相信自己正在保卫祖国、自由、人类的尊严，但是，爱伦堡的笔尖并没有因此而激动，他轻轻地说：“然而他们却不过是一台巨型机器上极小的零件罢了”。爱伦堡把战争比作是一个巨大的企业，人性与情感在这里被无情地忽略了。经历过残酷的战争与政治斗争的爱伦堡没有作出“感谢苦难”之类的结论，他不想把这些反人性的历史事件浪漫化。他的逻辑是，为了保持思索的可能，必须首先服从于存在，尽管这种存在有时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爱伦堡将回忆录与讲故事严格地区分开来，虽然生活中总是存在着能使初学写作的剧作家入迷的情节，但是，如果传记作家被这些东西所陶醉，就会迷失方向。

爱伦堡对勃留索夫、茨韦塔耶娃等生活在幻想世界中的诗人的不幸命运的诉说是平缓冷静的，诗人的遭遇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作为一个人而活，作为一个诗人而死，意义在岁月的沉积中。通过追忆诗人来观照历史，是一种幽深的解读方式。谁解开了诗人的心思，谁就触摸到了时代的灵魂，因为没有人比诗人更

清醒的了。爱伦堡写道：“半个世纪以来，我常常突然喃喃自语地吟咏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这不仅仅是一种回忆，而是唤醒了一种信念，是心灵的激越歌唱。忘记了诗人，历史就只能是一堆平庸的理解。艺术不但渗透进日常生活中，使人们生存方式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艺术改变了历史的气息，将琐碎的历史事件整合为心灵史。在人们谈论枪声、口粮、斑疹伤寒的时候，艺术诱惑着爱伦堡去思考斯芬克斯的问题。这种思考一直延续到回忆录的写作中。在谈论诗歌的过程中熬过饥饿、寒冷的日子，这种欢乐只属于诗人。不是快乐就是绝望，生活现状与心理状态都是极端的，爱伦堡喜欢这种没有中间状态的生活，内心充满矛盾的诗人在精神空间的拓展中应对命运的挑战。爱伦堡这样描述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那些年里，我们都是浪漫主义者，虽然也以这个字眼为耻”。

回忆需要一种精神高度，在心理阴暗的窥隐癖患者的眼中，历史是层出不穷的小道消息。回忆源于灵感和激情，回忆的过程也是重新建构的过程。爱伦堡的这本书曾经在“文革”前后的中国“内部发行”，因而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其实，爱伦堡所提供的只是一些精神素材而已，他的反思隐含在朦胧的诗情之中。尽管革命的动因是面包而不是月光，但是，缺乏了诗情，我们就很难用人性标准来衡量时代。爱伦堡固执地认为只有求助于诗歌才能全面地了解历史。当然，回忆中也有一些有悖于诗情与人性的东西，爱伦堡是通过评判自我来否定它们的。诗人对历史的盲目性早有察觉，爱伦堡发出这样的疑问：千百万人为了什么罪过注定要干西绪福斯的劳动呢？这是一种痛苦的清醒，爱伦堡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他说：“先于别人看到真理，即使为此挨骂，也会感到得意。”当时的苏联人指出爱伦堡的眼睛的特点是看到一个充满了各种相反现象的世界，可见，爱伦堡的真话并不讨人喜欢。如果多几个像爱伦堡这样不能容忍现实的批判者，谎言或许会减少一些。

作为一个亲历者，爱伦堡没有为那个疯狂的年代去解脱，他反

复提醒自己：不能用旁观者的眼睛去看这一切。他毫不避讳自己的轻率和错误，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过去时代的荒谬。爱伦堡把回忆录写成了一份清澈见底的心灵自白。爱伦堡对以往的生活抱着“既不后悔也不惋惜”的态度，令他感到难过的是：“我没有受完苦，也没有付出更多的爱”。我相信爱伦堡写回忆录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而没有太多的私心杂念，这是一种内在的纯洁。

## 真诚或者欺骗

知识分子从指手画脚那天起，就注定要接受众人的非议与嘲弄。公众不可能配合知识分子的说教，因为知识分子的言说与思想离大众生活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倘若井水不犯河水的话，就会相安无事。但是，知识分子却硬要充当人类的引路人和导师，用概念和逻辑来介入社会生活。他们制造各种各样的定义，演绎五花八门的文本，夸夸其谈，唾星四溅，目的并不只是自娱自乐。他们已经成为批判现实的一支精神力量，与中世纪的神职人员不同，他们一方面要生活在世俗生活之中，一方面又要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人们习惯于把他们看作是真理的化身，这使得他们获得了无形的权力，从而把真理当作逐名夺利的工具和利益交换的资本。这一点，在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中有着痛快淋漓的分析。约翰逊本人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没有回避这一角色，不象是无知无畏的痞子英雄那样，用狂言乱语来颠覆知识分子的话语秩序。约翰逊之所以采取“道德侦探”的方法来揭知识分子的短，无非是因为提醒人们提防知识分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人们被大师们的惊人之语所震撼的时候，约翰逊站出来质疑：“他们是否有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这种发问虽然令人扫兴，但是，对于保持清醒与理智的阅读姿态来说确有必要。

让知识分子身体力行自己所发布的教谕是一种苛求，但是，总



不能太离谱吧。说一套做一套势必会使“真理”的份量大打折扣，而约翰逊的叙述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自私、虚荣、贪婪、狭隘、说谎成性、迷信暴力等等，这些弱点和劣行在卢梭、雪莱、托尔斯泰、罗素、萨特等精神领袖的心灵世界中占有相当大的空间。约翰逊所掌握的负面材料的每一个细节无不让读者惊愕不已，这些污点在这些精神大师的文本中是无从寻觅的。人们已经习惯于洗耳恭听，至于言说者的生活的性格则另当别论。约翰逊却硬要将知识分子的私人生活与精神品格相互对照，结果，自然会形成一种另类说法。

约翰逊告诫人们，不要拿知识分子的固执与怪癖不当回事，他们的弱点往往会成为整个社会的祸端。知识分子善于用乌托邦主义来对抗现实，通过虚设目标来疏离现实，他们千方百计形容自己的结论如何完美无缺，有的甚至为人类的未来打了保票。他们的表达看起来真诚而迫切的，但是，他们根本不能为这种指向提供起码的道德保证。他们以其神话般的影响力征服了人心，而他们自己却从中悄悄脱离出来。卢梭对自己的渲染相当成功，他用泪水渗透短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真理和美德的极度狂热，并且一夜成名。为了维持这种精神优势，卢梭把自己描述的十分悲惨而又十分坚强。约翰逊称其为“超级自我宣传家”。思想家原来是精心修饰的结果，为了把持发言权，他们细心捉摸公众心理，使人们不但信服他的观点，而且相信他是人类道德的楷模。《知识分子》一书甚至发现卢梭在《忏悔录》种的自我责难带有很大的欺骗成分，“在赤裸裸的坦白之后就是表述得极富技巧的无罪开脱”。大多数人都会被卢梭真诚的神态所迷惑，因为公众的阅读是受时代风尚所左右的，人们并不反感完美无缺的谎言。

对作家的私人生活的解剖似乎有窥阴癖之嫌。乖戾、阴鸷、多疑、妄想、受虐狂、对爱人不忠、缺乏人情味、孩子气十足等等，这些既有病态的心理反应，也有人性弱点的浓缩，这些非常态的举止常常被解释为诗性气质的体现。人们根本就不在乎诗人的放荡、哲人